

*Two Sisters Competing for the Greatest Prize...
The Love of a King*

Philippa Gregory

The Other Boleyn Girl

Mary Boleyn catches the eye of Henry VIII when she comes to court as a girl of fourteen.

Dazzled by the golden prince, Mary's joy is cut short when she discovers that she is a pawn in the dynastic plots of her family. When the capricious king's interest wanes, Mary is ordered to pass on her knowledge of how to please him to her friend and rival: her sister Anne.

Anne soon becomes irresistible to Henry, and Mary can do nothing but watch her sister's rise. Anne stops at nothing to achieve her own ambition. From now on, Mary is a Boleyn girl.

另 一 个 波 琳 家 的 女 孩

菲利帕·格里高利 / 著 滕 茜 / 译

The Golden Company for the Greatest Play,
The Love of a King.

Percy Grey

The Other Beloved Girl

Playbill for the opening night of May 1, 1870 at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e.

Playbill for the opening night of May 1, 1870 at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e. The play is the second act of the play "The Other Beloved Girl".
The author is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he play is written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and the play is directed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Playbill for the opening night of May 1, 1870 at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e. The play is the second act of the play "The Other Beloved Girl".
The author is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he play is written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and the play is directed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Playbill for the opening night of May 1, 1870 at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e. The play is the second act of the play "The Other Beloved Girl".
The author is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he play is written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and the play is directed by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Playbill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 / (英) 格里高利 (Gregory,P.) 著 ;

滕芮译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 2010.8

ISBN 978-7-5379-4895-1

I . ①另 … II . ①格 … ②滕 … III . ①长篇小说 — 英
国 — 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581 号

THE OTHER BOLEYN GIRL by Philippa Gregory

copyright©Philippa Gregory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200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4-2010-032号

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
(英) 格里高利 / 著

责任编辑 傅晓明 策划监制 苏 静

特约编辑 陈芷青 王 嵩 印 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typo_design**

出版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希 望 出 版 社

邮 编 : 030012

开 本 : 880mm×1230mm 1 / 32

印 张 : 16.5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79-4895-1

定 价 : 39.80 元

地 址 :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印 刷 :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热线 0351-4922243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安东尼

I561.45
308

Philippa Gregory
The Other Boleyn Girl
Two Sisters Competing for the Greatest Prize,..
The Love of a King

另 一 个 波 琳 家 的 女 孩

菲利帕·格里高利 / 著 滕 茜 /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希望出版社

we ben yleaving in
the f^e will
to have to hove
ye to go by minis to
direct you in a
Cōwoz go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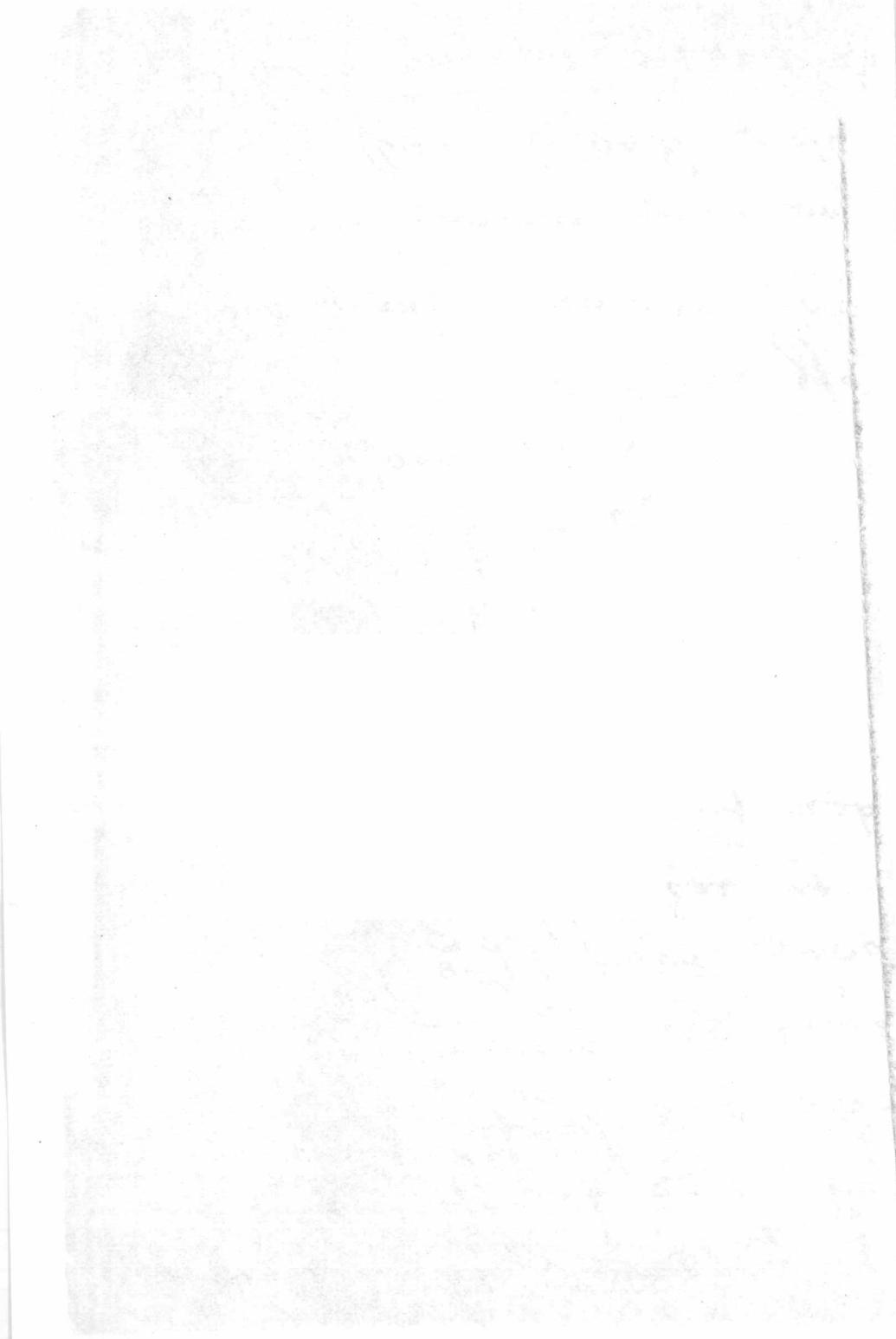
sending am
Cōwote willing
confesse not
to sayd he onus
he did at know
advise, for he
Marquess,

the cards, let me obtain
your grād am) further
and your grād in gib
yo^E actions, from my
off W^Eay.

your most
ever - fayle

Ann B

ngde to. Dicent
to renfelle his
mowt, upon his
renuale nothing
dge for blfe
ing for first
at take his que



我听到一阵沉闷的鼓声。但我只能看到站在前面的夫人紧身胸衣上的束带，刑台被挡住了。进入这个宫廷一年多来，我参加过几百场庆典，但没有一次像这样。

我往旁边挪了几步，伸长脖子，看到了那个被判刑的男人，在神父的陪同下缓缓地从塔中¹走到绿地上，那里搭着一个木头平台，断头台就在平台中央，刽子手单穿一件衬衣、戴着黑色头罩准备就绪。这不像是现实，更像是一出舞台剧，我仿佛是在观看一场宫廷娱乐似的。国王坐在他的王座上，有些分神，好像正在脑子里酝酿他的宽恕令。他的背后站着我新婚一年的丈夫威廉·凯利，我的哥哥乔治和父亲托马斯·波琳爵士，他们全都神色凝重。我在丝绸拖鞋里抽动着脚趾，只求国王能够快点开恩，好让我们去吃早饭。我只有13岁，我总是很饿。

白金汉公爵²站在远处的刑台上，脱掉他的厚外衣。他算是我的近亲，我叫他伯父。他参加过我的婚礼，还送我一只镀金的手镯。父亲说，他在许多方面都冒犯了国王：他拥有皇室血统，他掌握的过于庞大的武装卫队令国王不能安稳地待在王位上，最糟糕的是，据称他说过国王眼下没有、日后也不会有子嗣和继承人，他将孤独终老无人继位这样的话。

这种话是不能公然说出来的。国王、宫廷、整个王国都知道王后肯定会产生个儿子的，肯定很快。不这样说的话，就得走上这条路，踏上通往刑台的阶梯，而公爵——我的伯父此时正稳稳地、无惧地拾阶而上。一个好的朝臣决不能提任何倒胃口的真相，宫廷生活应该总是令人愉快的。

¹ 伦敦塔：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塔丘上，由城堡、炮台和箭楼等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始建于1078年，在历史上曾作为堡垒、宫殿、军械库和监狱。

² 爱德华·斯坦福（1477—1521）：系金雀花王朝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子孙，因而玫瑰战争结束后被视为对亨利八世最有威胁的王位觊觎者。

斯坦福伯父走到木台的前端说遗言。我离得太远，什么也听不到，但是我一直盯着国王，等着他站起身，颁布皇家赦令。这个在清晨的阳光中站在刑台上的男人曾是国王的网球搭档，是格斗场上的对手，是无数场欢饮和牌局中的友人，从国王还是个小男孩时起他们就是同伴了。现在国王要给他一个教训，一个狠狠的、公开的教训，然后原谅他，我们就可以去吃早饭了。

那个遥远的渺小身影转向神父，低下头去祈祷，亲吻了玫瑰经书。他在断头台前跪下来，双手抓紧木桩。我在想这到底是种怎样的感受，把脸贴在光滑的木桩弧槽中，嗅着河上吹来的暖风，听着头顶海鸥的鸣叫。即使他做这些的时候知道是在演戏，不是真的，伯父一定还是觉得很怪异吧，明知道刽子手就站身后，还要把头搁在断头台上。

刽子手举起他的斧头。我望着国王，他迟迟不来插手。我回头去看刑台。伯父低着头，伸展双臂，这是许可的姿势，是示意落斧的信号。我再看向国王，现在他一定站起来了。但他依旧坐着，英俊的面孔阴沉着。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又响起一阵鼓声，接着骤然停止，然后是斧头的凿击声，先是一下，又一下，再一下——声音寻常得像劈木头。难以置信的是，我看见伯父的头颅滚落到干草堆里，猩红的血液从怪异的半截脖颈上涌出。戴黑头罩的刽子手把血污的巨斧放在一边，抓着浓密的卷发拎起头颅，于是所有人都看到那个奇怪的面具般的东西：从前额到鼻子乌黑一片，咧着牙齿露出最后的挑衅的笑容。

国王慢慢地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身，我幼稚地想：“天啊，这下搞得多么难堪啊。他动作太迟了，全搞砸了，他忘记即时开口了。”

但我错了。他没有耽误，也没有忘记。他就是要在宫廷面前处死我的伯父，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里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亨利。国王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亨利。这个国王必将有一个儿子，哪怕有一点意见相左都会招致耻辱的死亡。



宫人们分乘三艘驳船，溯河而上，安静地返回威斯敏斯特宫。当插着一排旗帜、带有华丽帆篷的皇家驳船飞快经过时，河岸上的人们纷纷脱帽、下跪行礼。我和宫中女眷们坐第二艘，在王后的驳船上。我的母亲坐在旁边。她罕见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脸色很苍白，玛丽，你不舒服吗？”

“我没想到他会被处死，”我说，“我以为国王会赦免他。”

母亲俯身凑到我耳边，这样就没人能从船身的吱嘎声和划手的鼓点声中听到我们的谈话。“那你就太傻了，”她干脆地说，“傻瓜才会说这种话。看好，记着，玛丽。宫廷里可没有犯错误的地方。”

“明天我去法国，带你姐姐安妮回家。”父亲在威斯敏斯特宫外的台阶上说，“等她回到英国，就让她到玛丽·都铎王后¹身边供职。”

“我以为她会留在法国，”我说，“嫁个法国伯爵什么的。”

他摇摇头：“我们另有打算。”

我知道问他们有什么打算也是徒劳，只能等着看。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为她准备了一个比我更好的婚事，那我下半辈子都得跟在她裙摆后面，忍受她的趾高气昂了。

“把你的臭脸收起来。”父亲厉声说。

我立刻换上了宫廷式的笑容。“是，父亲。”我顺从地说。

他点点头，我深深地行礼送他离开。站起身，我慢慢走回丈夫的卧室。墙上有一面小梳妆镜，我站在镜前凝视着自己。“没关系，”我自言自语，“我是波琳，这可不是件小事。我的母亲是霍华德家²的人，那将是英格兰最尊贵的家族之一。我是霍华德家的女孩，是波琳家的女孩，”我咬紧了嘴唇，“但她也是。”

我露出空洞的宫廷式微笑，镜中的漂亮脸蛋也微笑着。“我是最年轻的波琳女孩，但不是最低微的。我嫁给了威廉·凯利，国王的亲信。我是最年轻、最受王后青睐的女侍从。没有人能破坏这些，就算是她也不能从我手中夺走。”



安妮和父亲被春季的风暴耽搁在路上，我发觉自己竟幼稚地希望船只沉没，

¹ 玛丽·都铎（1496—1533）：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三位王后。在路易十二去世后，她嫁给了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

² 伊丽莎白·波琳（1480—1538）：诺福克公爵二世的女儿。

她被淹死了。可一想到她死了，我突然感到一股掺杂着得意洋洋和刻骨哀伤的复杂的触痛。没有安妮的世界对我而言是不完整的，可又没有世界能同时容下我们两个。

不管怎么说，她终究是平安到达了。我看父亲领着她从皇家栈桥走来，走上通向王宫的碎石子路。即使站在二层的窗户边，我都能看见她礼服摆动的姿态和斗篷入时的剪裁，看到她衣袂翩翩的样子，我闪过了一丝纯粹的妒念。一直等到看不见她，我才赶紧跑回王后的接见厅，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我原打算让她看到我安然自若地待在王后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娴熟、优雅地起身问候她。但门一打开，她走进来，一股突如其来的欣喜盖过一切，我听到自己叫了一声：“安妮！”然后就跑向她，跑得裙摆刷刷作响；而安妮——她走进来的时候昂着头，用傲慢的黑眼睛扫视四周——才突然收起一个15岁的小贵妇的端庄，伸出双臂抱住我。

“你长高了。”她急促地说着，手臂紧紧搂住我，脸颊贴在我的脸上。

“我得到了那种高跟鞋呢，”我嗅着她熟悉的体香，那是从她温暖皮肤上散发出来的香皂、玫瑰香水，以及她衣服上的薰衣草的芳香。

“你怎么样？”

“挺好，你好吗？”

“当然！¹ 怎么样？结婚？”

“不坏。礼服很漂亮。”

“他呢？”

“很高贵。他常在国王左右，是他的亲信。”

“做那个了吗？”

“当然，早就做了。”

“疼吗？”

“很疼。”

她把我拉开，审视我的表情。

“也没那么疼，”我缓和了语气说，“他努力表现得温柔一些。他总会让我喝点酒。只是这事太糟糕了，真的。”

安妮舒展了眉头，咯咯地笑起来，神采飞扬。“有什么糟糕的？”

¹ 原文为法语。

“他在我能看到的地方用夜壶撒尿！”

她一阵狂笑几乎绝倒。“天啊！”

“好了，姑娘们，”父亲从安妮身后走上来说，“玛丽，你带安妮去拜见王后。”

我立即转过身，带着安妮穿过众多女侍从，走到王后的座位前，她笔直地坐在壁炉边。“她是个严肃的人，”我提醒安妮，“这里可不像法国。”

阿拉贡的凯瑟琳用她清澈的蓝眼睛扫了安妮一眼。我突然有点害怕她会更喜欢我的姐姐。

安妮向王后行了个完美的法国式屈膝礼，她起身的样子仿佛整座宫殿都是她的，她说话的时候吐露出迷人的口音，她的每一个手势都是法国宫廷式的。令我高兴的是，王后对于安妮的时髦风格反应冷淡。我把她拉到窗边椅上。

“她讨厌法国人，”我说，“你再这么做，她肯定不会把你留在身边了。”

安妮耸耸肩。“法国人是最时尚的，管她喜不喜欢。不然还能有谁？”

“西班牙人吧，”我提议，“如果你非要假装成别的什么人。”

安妮发出一声嗤笑。“看她们戴的兜帽！就像有人在她头上贴了个屋顶似的。”

“嘘！”我责怪她，“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是全欧洲最出色的王后。”

“她是个老女人，”安妮粗鲁地说，“打扮得像个老女人，穿着全欧洲最丑的衣服，来自全欧洲最蠢的国家。我们才不要和西班牙人浪费时间呢。”

“谁是我们，”我冷冷地说，“别把英国人算上。”

“法国！¹”她故意刺激我说，“当然是！² 我现在是地道的法国人。”

“你生来就是英国人，像乔治和我一样，”我生硬地说，“我跟你一样是在法国宫中长大的，为什么你总是要装出与众不同的样子。”

“因为人各有志。”

“什么意思？”

“每个女人都要做些让自己独特的事、引人注意的事、众所瞩目的事。我的事就是做个法国人。”

“所以要装成你并不是的那种人吗？”我不以为然。

她笑了，一双黑眼睛用安妮独有的方式打量着我。“你和我一样在伪装，”她说，“我的小妹妹，光彩夺目的妹妹，甜美动人的妹妹。”

¹ 原文为法语。

² 原文为法语。

我看着她，用浅色的眼睛盯着她黑色的眼睛，我知道脸上挂着和她同样的微笑，她就是我的一面黑色的镜子。“得了吧，”我拒绝承认遭到了打击，“得了吧。”

“确实如此，”她说，“我来扮演深沉的、法国式的、时髦的、难搞的角色；你就做个甜美的、率真的、英格兰金发美人。多么完美的一对，还有什么男人能拒绝我们？”

我开怀了，她总有办法让我笑。我从铅框窗望下去，看到国王的狩猎队回到了马厩院子。

“是国王回来了吗？”安妮问，“他真像传言中那么帅吗？”

“他太出色了，真的很帅。他会跳舞、骑马，还有——哎，好得没法说！”

“他现在会来这儿吗？”

“很可能，他总是来拜访她的。”

安妮不屑地瞥了一眼和女侍从们一起做缝纫的王后。“真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他爱着她，”我说，“这可是个美妙的爱情故事。她嫁给了国王的哥哥，但国王的哥哥年纪轻轻就过世了，她无所适从，无处可去，于是国王接受了她，娶她做了妻子和王后。这是个美好的故事，而他依旧爱着她。”

安妮的眉毛扬起完美的弧度，她环顾四周。女侍从们都听到了狩猎队归来的声音，纷纷铺展礼服的裙摆，在自己的位子上调整姿势，从门口看过去，像是摆出了一小幅幕景，这时门猛地推开了，国王亨利站在门口，发出骄纵的年轻男子那种狂笑声：“我来给你个惊喜，你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吧！”

王后一下子站起身。“真是受宠若惊！”她热情地说，“我们甚感荣幸！”

国王的随从和朋友们跟着他们的君主走入房间。我的哥哥乔治走在最前面，看到安妮时他在门口顿了顿，然后把欢喜掩藏在他英俊的宫廷面容后面，俯首到王后的手边。“陛下，”他端着她的手低声说，“整个早晨我都沐浴在阳光中，可是只在此时才感到眩晕。”

王后望着他黑色的卷发，露出轻浅的礼节性的微笑，“去问候你的姐妹吧。”

“玛丽在这？”乔治漠然地问，仿佛根本没看见我们一样。

“另一个姐妹，安妮。”王后纠正道。她戴满戒指的手微微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姐妹走上前来。乔治向我们行了个礼，一步也没有离开最靠近王座的位置。

“她变化大吗？”王后问。

乔治微笑着：“我希望她能万变不离以您为楷模。”
王后笑了两声。“真会说话。”她赞赏道，然后挥手叫他到我们身边。
“好啊，美女小姐。”他对安妮说。“好啊，美女夫人。”这是对我说的。
安妮从黑色的睫毛下凝视着他。“我真想拥抱你一下。”她说。
“等到我们能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他授权道，“你似乎不错，安玛丽亚¹。”
“的确不错，”她说，“你呢？”

“如鱼得水。”

“小玛丽的丈夫到底怎么样？”她看着威廉走进来俯身向王后行礼，好奇地问。

“是萨默塞特伯爵三世的外曾孙，深受国王器重。”乔治对他唯一感兴趣的
事——家世背景和官阶地位——反应积极，“她干得不赖。你知道你这次回来
是要准备结婚吗，安妮？”

“父亲没说对方是谁。”

“我估计你要去奥蒙德。”乔治说。

“当伯爵夫人。”安妮对我露出胜利的笑容。

“不过是个爱尔兰人²。”我马上争辩道。

我丈夫从王后的座位前退下，瞥见我们几个，看到安妮直白热辣的目光，
威廉挑了下眉毛。国王坐到王后的身边，环视室内。

“我可爱的玛丽·凯利的姐姐也加入我们当中了，”王后说，“这是安妮·波琳。”

“是乔治的姐妹？”国王问。

我的哥哥躬身答：“是，陛下。”

国王微笑地看着安妮。她笔直地行了个礼，如同一颗落入井水的子弹，然
后她抬起头，嘴角露出一抹挑衅的笑容。国王没有接纳，他喜欢简单的女人，
喜欢微笑的女人，不喜欢一个用阴暗的、挑衅的目光迷惑他的女人。

“和你姐姐重逢很开心吧？”他问我。

我深深行了个礼，起来时有点脸红：“的确是，陛下。”我温柔地说，“哪
个女孩不希望有安妮这样的姐妹做伴呢？”

¹ 乔治对安妮的昵称。

² 奥蒙德伯爵为爱尔兰贵族爵位，始于1328年，在第七世奥蒙德伯爵死后被英格兰收回。